

披着人皮的狼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公民黨之流打着人權的幌子，企圖將香港人的利益拿去作人情，以換取外僑的支持，就如陳某人企圖用一張假遺囑騙走數百億的家財，卻美其名說會用於做善事一樣可恥，對付這種披着人皮的狼，我們絕不值得和他們講道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啐他一臉唾沫：「你們不是想要選票嗎？香港是沒有機會了，到菲律賓去碰碰運氣吧！」

人還可以考慮幫助內地同胞取得居留權，再看遠一點，東南亞各國也有不少難民窮人，非洲窮國想移民來香港的人也不少，只要這些人取得香港的居留權後懂得感恩圖報，那公民黨、民主黨之流豈不是人心所向，掌權有望？

沒有歧視外僑 只是養她唔起

誠如葉劉淑儀所言，「香港人並沒有歧視外僑，只是養你唔起」。香港允許外僑在香港工作，是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經過深思熟慮所作的決定，所以，事前已作出相當多的限制，原因正是要防止大量外僑取得居留權，造成香港的人口負擔。如果今日我們要否定過去制定的政策，那豈不是等於自己拆了防火牆，任由木馬屠城，病毒入侵？公民黨之流提出的維護外僑的人權，其實是要將外僑的利益置於香港人之上，要將香港人本來已不堪居住的劏房分與外僑共住，將僑商養妻活兒的工作機會分與外僑共做，將本來已捉襟見肘的社會福利與外僑共享，這對公民黨之流來說是善事，但對七百萬香港人來說卻是一場足以毀家亡國的彌天大禍。

公民黨之流打着人權的幌子，企圖將香港人的利益拿去作人情，以換取外僑的支持，就如陳某人企圖用一張假遺囑騙走數百億的家財，卻美其名說會用於做善事一樣可恥，對付這種披着人皮的狼，我們絕不值得和他們講道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啐他一臉唾沫：「你們不是想要選票嗎？香港是沒有機會了，到菲律賓去碰碰運氣吧！」

打着人權之名 行害港人之事

所謂「民間人權陣線」，剽竊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其實這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狼，這群人打着慈善和人權的旗幟，所做的都是損害香港人利益的勾當。蘇洵《辨姦論》有云：「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這正是他們的寫照。

事實上，這群人話說得感人，戲演得逼真，然而，他們所做的事，猶如將你家裡僅夠給孩子吃的奶粉，老人僅有禦寒的棉被，統統拿去做善事，送給那些與我們毫不相干的人，並美其名曰重視人權。可是，他們只是憐憫他人之慨，因為他們家裡既沒老人，也沒有孩子，老人冷落，孩子餓死與他們無關。反正香港越亂，打官司的人越多，他們的日子越好過，說不定那些從他們手上拿到居留權的人還會投他們一票，讓他們撈個議員什麼的當當呢。噁！真是越想越美。看來，幫外僑取得香港居留權以後，這些

陳老太還有「香港良心」？

李連生

陳老太坐在政務司司長的位置上，紅紅火火，與特首施政背道而馳，陽奉陰違，搞亂香港行為早有前科。想不到，退休之後，其「抗中亂港」的真正目的才初見端倪。根據「維基解密」網站資料顯示，「忽然民主」陳老太，挾洋自重，組織「陳、陳、黎、李」港版「四君子」，定期向美國駐港領事匯報工作，比出任政務司司長還勤快。陳老太如果想討碗飯吃，向主事獻媚，那還可以，但陳老太是領取2000萬元退休金，每月領取長俸六七萬元的退休高官，還要出資「香港良心」討飯吃。陳老太自問，還有「香港良心」和尊嚴嗎？

有沒有「香港良心」沒關係，但不能貪得無厭。根據「Foxy解密」，陳老太還要黎智英美金130萬元自肥。130萬元對陳老太來說，那是區區小事，面對公眾的質疑，陳老太沒有回應什麼。那是受同一事件困擾的陳樞機就顯得高明，黎智英先生捐了2000多萬元給他，面對公眾的壓力，尚且選擇回應，雖然遮遮掩掩地說出了捐錢去向是資助地下教會、坐商務飛機、請吃飯等，相比之下陳老太選擇緘

默，就不太明智了。是不是嫌黎智英先生捐得少，不值一提？不回應，難免會給人質疑捐款是佔為己有，還是有其他用途。公眾不知情，宜盡早交待，難道還要等到廉政公署介入才說出真相，到時良心破產，豈不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陳老太接受獻金案，面對的是港民意質疑，陳老太哪怕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回應自省，也算是稍稍尊重市民的知情權，尊重民意的表現。陳老太或是覺得比陳樞機收2000萬元要少，區區小事，不值得回應，那就想錯了。陳老太一直自居所謂「香港良心」的道德高地，豈能玷污。古人云：不以惡小而為之。區區130萬元就不是錢嗎？陳老太為什麼不交待？

尼采自詡為太陽，但在孤獨黑暗的夜晚走到盡頭，陳老太自詡為「香港良心」，露出一副偽善姿態，扭曲了「香港良心」。目前的處境，沒有太多的忠告奉獻陳太，但陳老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在沉默中爆發，二是在沉默中死亡。

美國著名投資家巴菲特近日一針見血指出：「美國經濟復甦的最大風險是民眾對政府徹底失去信心」。巴菲特的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因為華盛頓亦已經徹底失去國際社會對其的信心。由於肆意將缺陷多多的美式民主，採用或軟或硬的辦法，強加給世界各國，白宮已經引起全球的不滿。軍事上，五角大樓習慣隨意向在其認為必要的地區偵察、窺視、甚至動武，變得相當孤立。經濟上，採用卑劣的手法，將自身的經濟危機和災難轉嫁在他國身上，瘋狂掠奪他人財富，已經成為臭名昭著的千夫指。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全面透支所引發的信任危機，已經直接影響美國的形象，並導致其經濟復甦之路變得遙遙無期。

一個人、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國家，即使失去龐大財富、面臨巨大困難、錯過發展機會，只要沒有失去信譽，仍然有機會重新再來、東山再起。但如果失去信任，等同喪失來自各方面的幫助，復甦之路將變得非常艱難。美國人原來認為「信任」兩字關係到生命和未來，一家公司如果言而無信或欠錢不還，將不可能在商界立足，甚至不得不終結商業生命。美國政府對於今年8月5日被調降主權信用評級後，儘管白宮官員反覆聲稱「調降評級對美國影響不大」，但市場的負面反應卻相當激烈。失去信任的美國所受的震動之大，波及面之廣，受關注程度之高，在國際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

民眾對奧巴馬失去信任

奧巴馬參加2008年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靠「我能、改變」贏得了選民的心，但幾年過去，失業率不僅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升高；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不僅沒能結束，反又開闢了利比亞戰場。2008年上任時，曾對選民誇下海口，稱政府推出的刺激經濟措施，很快會創造400萬個就業崗位，但事實上卻是一味「麻醉劑」。「經濟復甦」已經成為美國60年來面臨的最難解決的問題。按照美國的現狀，失業率不僅無法降低，反而可能喪失更多的工作崗位。奧巴馬上任時，就公開表示，自己對連任沒有興趣，但時至今日，所有的活動都圍繞「連任」這個中心。

奧巴馬為了穩定人心，避免徹底失去民眾的信任，振振有詞地說：「美國很快成為未來綠色能源產業的領導者，新的清潔能源和隨之可能產生的效益能夠帶給美國更快的興旺繁榮，且可以創造出500萬個新的就業崗位」。然而，執政將近4年，1400萬失業大軍更加成為美國的「定時炸彈」。白宮頻頻開出的誘惑數據，則被選民稱作「我能興奮劑」。目前，80%的美國人對經濟前景和未來表示悲觀，斷定經濟將繼續惡化的人數達到83%。美國選民已經意識到奧巴馬的無數承諾完全是空頭支票。儘管奧巴馬為了尋求連任，仍然會放出類似「改變」的口號，但已經沒有多少人會相信了。

美元失去信任成生死劫

上世紀末，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對發達國家的貿易迅速增加，積聚了大量的美元外匯，引起了華盛頓的高度關注和覬覦。於是大印鈔票，讓美元貶值。美元貶值，既刺激美國企業的貿易出口，又可利用世界對美國金元帝國的信任，讓各國的美元儲備來個「大縮水」，刮他國錢財為美國所有。然而，美元的持續貶值，使世界各國徹底對美元失去信心，最終減持美元而轉儲其它貨幣。華盛頓政府近年反覆進行的最賺錢無本印鈔生意，雖然從中賺取了巨額不義之財，獲得巨大利益，但世界各國對美元的信任正好成反比，跌到谷底。對美國來說，失去被信任的美元，將是華盛頓的生死劫。

美國政府原來認為對伊拉克開戰只是小菜一碟，用500億美元、半年時間就可以解決戰事，將伊拉克變成「民主」國家，殊不知伊戰完全超出預算。薩達姆雖然被送上絞架，但伊拉克境內的暴力不斷，對美軍的襲擊此起彼伏。伊拉克戰爭已經像當年的越南戰爭一樣，使美國深深地陷入了無法自拔的泥潭之中。巨額軍費使美國經濟持續滑坡，元氣大傷。伊拉克戰爭不但使五千名士兵喪命黃泉，也使美國財政陷入空前危機。美國近期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表面上看是節節勝利，但實際上危機處處。華盛頓官員近期游說北京參與利比亞重建一事說明，利比亞重建已經成為北約的頭中絞繩。

傳媒勾結金權 民主任由擺布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

在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被揭發6年來向民主黨、公民黨及社民連等反對派捐贈近3,000萬元；另外亦向以「社會良心」自居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作出鉅額捐贈。由於相關當事人均拒絕公開交代，令事件背後的「權錢交易」始終未解，當中究竟是有說不出口的苦衷、還是見不得光的醜聞？其實，按照犯罪心理學，迴避其實就是承認；不過，作為宗教領袖、政黨和傳媒，公信力和道德倫理是其「生命」，再不能龜縮耍賴，應負責任地向公眾交代這些無償捐獻背後的紅利回報，還原事件的真相。

在代議政治下，公眾的利益是通過代表來表達和反映的；利益的聚合、表達則是由政黨來完成和實現。可以說，近現代民主政治是以政黨為主角、橋樑和紐帶，而政黨的運作和發展，則有賴政治捐獻的挹注，但亦為「黑金政治」提供了絕佳誘因。本來，向以「第四權力」自居的媒體，猶可發揮監督制衡的職能，但若媒體與金權勾結，甚至包攬捐獻，成為幕後「共主」，則公義天平勢必歪倒，民主亦任由擺布。

選舉是「燒銀紙工程」

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是各方利益折衝樽俎的妥協，而政治參與則是全民的權利。政治參與有許多管道，其中一種便是政治捐獻，利益團體或個人透過「捐獻」給政黨，「購買」對政治的影響力。政黨政治其實就是金錢政治，選舉活動更是「燒銀紙工程」，全都是無財不行、財大必勝。曾經幫助威廉·麥金萊贏得189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馬克·漢納曾指出：「要贏得選舉，需要兩樣東西，第一是金錢，第二我就記不起了。」

政治捐獻在西方選舉制度中是合法的，本意是為了幫助窮人參加競選，最大程度保障民主；但實踐證明，這種「公開」的政治捐獻，非但未能帶來真正的民主政治，反而淪為一種利益與權力對價精算的「權錢交易」，投桃焉能報李，彼此互不拖欠。至於是「黑金」，還是「白金」？則要視乎「金權」的成分組合及其背後圖謀。

為求杜絕金錢污染政治，西方國家近年來積極作為，對政治獻金採取了限定額度、分散和公開來源等諸多政策規範，但由於涉及的政商利益過於龐雜微妙，既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又有說不清的政治角力，致令相關法律總是漏洞可鑽，獻金醜聞亦屢禁不絕。即使是「先進」的民主國家，也經常傳出不當的政治捐獻，例如美國的「白水案」、「安然案」，英國前工黨政府閣員亦曾「獻金案」連環爆發，而法國總統薩科齊、德國前總理柯爾也曾接受調查；至於日本的政治獻金醜聞，更是層出不窮，罄竹難書。

「權錢交易」謎團未解

在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被揭發6年來向民主黨、公民黨及社民連等反對派捐贈近3,000萬元；另外亦向以「社會良心」自居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作出鉅額捐贈。由於相關當事人均拒絕公開交代，令事件背後的「權錢交易」始終未解，當中究竟是有說不出口的苦衷、還是見不得光的醜聞？其實，按照犯罪心理學，迴避其實就是承認；不過，作為宗教領袖、政黨和傳媒，公信力和道德倫理是其「生命」，再不能龜縮耍賴，應負責任地向公眾交代這些無償捐獻背後的紅利回報，還原事件的真相。

還需注意的是，今時今日，傳媒對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影響日益上升，已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控制社會輿論的方向，對政黨政治甚至公共政策起着「指導」作用，甚至成為選舉活動中的「造皇者」。多數事實已證明，誰贏得媒體，誰就能贏得多數人的支持，就能贏得選舉。英國貝理雅在1997年選舉勝利，就是經由完美的媒體形象成功進行政治推銷的典範，其競選過程中每一次活動，從形式到內容，從場所到參加者，都經過媒體專家的精心設計。在香港，個別報章的「告急號外」，也曾成為立法會補選的成敗轉捩點。

傳統的政黨主要是通過大規模的綱領變動和龐大的黨員隊伍，去實現自己意志的傳遞，但今天的政黨卻是透過政黨領袖在媒體上的「表演」去感染大眾、尋求認同、建立力量基礎。政黨跟着領袖走，領袖跟着媒體走的現象日益普遍。正因如此，傳媒集團老闆成為各大反對派政黨的幕後「總金主」，意義便非比尋常，所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亦非同小可，絕不能視為一個個別的政治捐獻，予以等閒看待。

質疑香港所謂「民主」人士的謬論

黃克鏘 美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執行主席、美國林則徐基金會主席

近期香港所謂的「民主」人士又開始頻頻出動，將8月中旬李克強副總理視察香港污蔑為「大陸化、中共化」，有媒體公然叫嚷着「港人拒絕大陸化」，甚至把每個國家或地區都必須履行的國民教育必修課，說成「洗腦」，並不時以所謂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為反華分子搖旗吶喊。這些「民主」人士的言論與「台獨」分子的言論如出一轍。

眾所周知，自香港回歸中國以來，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以及中央政府特別寬鬆優惠政策和內地同胞的支持，令香港繁榮穩定，保持了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這體現出中國政府兌現承諾，讓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和海外華人華僑共同見證了香港回歸祖國後的繁榮和發展。

李克強副總理視察香港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心和高度重視；香港特區政府開展國民教育是讓香港人了解中國的歷史，認同自己的國家，加強歸屬感。遭受一個半世紀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人，難免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有所模糊。忘記歷史就是背叛。筆者相信，隨着香港人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會越來越強烈。

筆者深感納悶的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香港沒有自治權，最高的行政長官都是英國人；港督代表英女王對香港進行殖民獨裁統治，港督對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有絕對的控制權；香港法律不得與英國法律相抵觸，英國政府有權否決認為不當的香港法律，甚至有權替香港立法；香港法院的終審權在倫敦。當時港英政府也不提倡什麼民主、自由和人權。但這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沒有一個敢出來提反對意見，從來不敢說反對殖民統治的言

論，不敢對英國政府對香港的絕對控制和對香港人不民主、不自由、不人權的做法有所批評，甚至還搖尾乞憐地討好英國政府和港督。

這說明英國殖民主義教育荼毒甚深，遺禍至今，香港人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的教育還需要加強。從另一個側面也體現出香港所謂的「民主」人士奴性難改，他們念念不忘的是英國的殖民統治，反而對回歸祖國後當家作主的香港特區政府指指點點。還有，他們不允許其他人提到共產黨的好。筆者在此只能遺憾地告訴他們，翻開中國近代史，帶領中國人擺脫近代恥辱史，讓中國人挺起腰杆子做人，使中國在國際社會地位日漸提高的恰恰是中國共產黨，這是不爭的公認的事實，在闡述新中國成立過程中不可避免提到的歷史和現實。

筆者警告那些「民主」人士不要忘記，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前提條件是一個國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永遠改變不了的事實。筆者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時，在紐約舉行了「與祖國同步慶祝香港回歸慶典」，當時有一萬餘名僑胞參與了該活動，為香港的回歸倍感揚眉吐氣。令人費解的是，香港所謂的「民主」人士到處哭爹喊娘，渴望英國政府的殖民統治；抨擊中國政府，甚至連英國政府於80年代因中英兩國開始談判時圖謀分化香港、給香港的回歸製造麻煩以及回歸後造成社會分裂的部署，他們也在忠實地執行。

最近筆者才有所明白，原來他們跟「台獨」分子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是「台獨」分子在香港的代言人。他們逢中必反的行為與意識形態，同「台獨」死硬派的行為和意識形態沒有區別。

18% vs 82%

王弼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美國政府債台高築，其實私人市場債務更是病入膏肓。無他，銀行在政府政策鼓勵下，逼窮人借錢，最後當然自吃苦果。

「次按」爆發已是歷史，另一個計時炸彈是甚麼？美國學生貸款總額已達一萬億美元，比全美信用卡貸款還要多。扣除通脹，現時美國大學生比十年前多借一倍。可見，在政府鼓勵借貸下，不少大學生在畢業前已成為債務的奴隸，難怪他們要佔領華爾街打到資本主義。做無產階級，總好過欠人一身債。

香港凡事求政治正確，對於學生資助或貸款，特區政府一如華府，當然條件反射式支持。就大學生的資助，每位受惠20萬元一年，還有各類型的貸款助學金。學生自費約五萬元，可以向政府借；連各樣使費，自己（或父母）每年再負擔約五萬元吧。對於納稅人來說，大學生向自己投資1元，我們便沒有選擇地向他們投資2元到5元不等。這樣的槓桿，大學生當然「爽」，納稅人的風險卻不小；為的是希望他們成才，將來接棒再培育下一代。

令人氣憤的是，這一代竟然有大學生作為社會上18%的精英（香港只有18%的青年有機會讀大學），竟然一句「地產霸權」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舊樓不肯住，買新樓又要政府資助起居屋，最終得償所願，政府以納稅人的錢給他們抽六合彩。不過，同一批年輕人，今天儲不起首期，他朝如果供不起樓還不了款，會否也如美國同儕，要做無產階級賴帳？

更甚者，是有人一早認輸，大學一年級便入紙申請單人房屋，跟其餘82%學歷低更可能是飽受經濟轉型之苦的中年人爭援助。據統計，現時六個大學生，便有一個申請公屋。拿着數者眾，以致輪候時間以十年計，難怪他們以歧視為名爭取取消計分制。四年大學，已花納稅人八十萬元，我們還要抽走給公公婆婆或轉型中年的支援，給大學生所謂私人空間？大學生享受學業房屋雙重優惠，卻越來越不飲水思源，有論者提議政府為公屋的申請者設學歷上限，以阻止這些年輕力壯大學生的尋租行為，為政者實應考慮。

華盛頓全面透支復甦路遙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